

韓愈

韓愈（768～824），字退之，河內河陽（今河南孟縣）人。

德宗貞元八年（792）進士，曾任監察御史、刑部侍郎等官。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，提倡散體，務去陳言。其文各體兼擅，道勁有力，在中國古代散文發展中起重要作用。

原道

博愛之謂仁¹，行而宜之之謂義²，由是而之焉之謂道，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³。仁與義為定名，道與德為虛位⁴。故道有君子小人⁵，而德有凶有吉⁶。老子之小仁義⁷，非毀之也，其見者小也。坐井而觀天，曰“天小”者，非天小也⁸，彼以煦煦為仁，孑孑為義，其小之也則宜⁹。其所謂道，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謂道也；其所謂德，德其所德，非吾所謂德也¹⁰。凡吾所謂道德云者，合仁與義言之也，天下之公言也；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，去仁與義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。

周道衰，孔子沒，火於秦¹¹，黃老於漢¹²，佛於晉、魏、梁、隋之間¹³，其言道德仁義者，不入於楊，則入於墨¹⁴；不入於老，則入於佛¹⁵。入於彼，必出於此。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，入者附之，出者污之。噫！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，孰從而聽之？老者曰：“孔子，吾師之弟子也¹⁶。”佛者曰：“孔子，吾師之弟子也¹⁷。”為孔子者¹⁸，習聞其說，樂其誕而自小也¹⁹，亦曰：“吾師亦嘗師之云爾。”不惟舉之於其口，而又筆之於其書²⁰。噫！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，其孰從而求之？甚矣，人之好怪也！不求其端，不訊其末²¹，惟怪之欲聞。古之為民者四，今之為民者六²²；古之教者處其一，今之教者處其三²³。農之家一，而食粟之家六；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；賈之家一，而資焉之家六。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！

古之時，人之害多矣。有聖人者立，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：為之君，為之師，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；寒然後為之衣，飢然後為之食；木處而顛，土處而病也，然後為之宮室；為之工以贍其器用，為之賈以通其有無，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，為之葬埋祭祀以

長其恩愛，為之禮以次其先後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²⁴，為之政以率其怠倦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。相欺也，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；相奪也，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。害至而為之備，患生而為之防。今其言曰：“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，剖斗折衡，而民不爭²⁵。”嗚呼！其亦不思而已矣！如古之無聖人，人之類滅久矣。何也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，無爪牙以爭食也。是故君者，出令者也；臣者，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；民者，出粟米麻絲，作器皿，通貨財，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，則失其所以為君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²⁶，民不出粟米麻絲，作器皿，通貨財，以事其上，則誅²⁷。今其法曰²⁸：“必棄而君臣²⁹，去而父子，禁而相生養之道，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³⁰。”嗚呼！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，不見黜於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；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，不見正於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

帝之與王，其號名殊，其所以為聖一也³¹。夏葛而冬裘，渴飲而飢食，其事殊³²，其所以為智一也。今其言曰：“曷不為太古之無事³³？”是亦責冬之裘者曰：“曷不為葛之之易也！”責飢之食者曰：“曷不為飲之之易也！”傳曰³⁴：“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³⁵。”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，將以有為也。今也欲治其心，而外天下國家，滅其天常³⁶，子焉而不父其父，臣焉而不君其君，民焉而不事其事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諸侯用夷禮則夷之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³⁷。經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³⁸。”詩曰：“戎狄是膺，荊舒是懲³⁹。”今也舉夷狄之法，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，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⁴⁰。

夫所謂先王之教者，何也？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之謂義，由是而之之謂道，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。其文：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；其法：禮、樂、刑、政；其民：士、農、工、賈；其位：君臣、父子、師友、賓主、昆弟、夫婦；其服：麻、絲；其居：宮、室；其食：粟米、果蔬、魚肉。其為道易明，而其為教易行也。是故以之為己，則順而祥；以之為人，則愛而公；以之為心，則和而平；以之為天下國家，無所處而不當。是故生則得其情，死則盡其常，郊焉而天神假，廟焉而人鬼饗⁴¹。曰：“斯道也，何道也？”曰“斯吾所謂道也，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。堯以是傳

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傳之孔子，孔子傳之孟軻，軻之死，不得其傳焉。苟與揚也，擇焉而不精，語焉而不詳⁴²。由周公而上⁴³，上而為君，故其事行；由周公而下⁴⁴，下而為臣，故其說長⁴⁵。”

然則如之何而可也？曰：“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⁴⁶。人其人⁴⁷，火其書，廬其居⁴⁸，明先王之道以道之⁴⁹，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⁵⁰。其亦庶乎其可也！”

註釋

- 1 博愛之謂仁：《論語·顏淵》：“樊遲問仁。子曰：‘愛人。’”《孟子·離婁下》：“仁者愛人。”儒家講仁政，在於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社會作用。仁為博愛，源於此。
- 2 宜：指合乎人情事理。《禮記·中庸》：“義者，宜也。”
- 3 “由是而之焉”二句：是，即仁義。之，往，引申為進修。足乎己，有了足夠的自我修養。韓愈解釋道德是以仁義為出發點的，即下文所云：“凡吾所謂道德云者，合仁與義言之也。”
- 4 “仁與義”二句：儒家講仁義，有其具體的內容，故曰定名。而道德則可作各種的解釋，故曰虛位。
- 5 道有君子小人：《易經·泰卦》彖傳：“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也。”
- 6 德有凶有吉：《左傳》文公十八年：“孝敬忠信為吉德，盜賊賊奸為凶德。”
- 7 老子之小仁義：《老子》：“大道廢，有仁義。”“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”
- 8 “坐井而觀天”三句：《太平御覽》卷六引《屍子》：“自井中視星，所見不過數星；自丘上以望，則見始出也。非明益也，勢使然也。”這裏化用其意。
- 9 “彼以煦煦為仁”三句：老子也說仁義，但卻降低了仁義的標準。煦煦，言辭溫婉，顏色和悅的樣子；子子，瑣屑細小的樣子。
- 10 “其所謂道”六句：老子所謂的道德和我所說的道德不一樣。《老子》所講的道德大意是清靜無為、委運任化。
- 11 火於秦：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記載：秦始皇三十四年（前213），李斯奏請：“史官非秦記皆燒之，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敢

有藏《詩》、《書》、百家語者，悉詣守、尉雜燒之。……制曰：可。”

- 12 黃老於漢：黃老，指黃帝、老子學說。此指漢初奉行黃帝、老子的無為而治的思想。
- 13 佛於晉、魏、梁、隋之間：佛教自東漢明帝時傳入中國；曹魏時，已有人剃髮為僧；晉武帝時，翻譯佛經甚多；梁武帝崇奉佛法，佛教大為盛行；隋文帝開皇元年（581），普詔天下，聽任人民出家，並計口出錢，營造佛像。
- 14 “不入於楊”二句：指周末學術界的情況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“楊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，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。”楊、墨學說在戰國時頗為流行。
- 15 “不入於老”二句：指兩漢以來佛老學說的盛行。漢代尚黃老，魏晉以後，佛教盛行；而清談之士，則以老、莊為宗，形成玄學一派。
- 16 “老者曰”三句：《莊子·天運》：“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，乃南之沛見老聃（即老子）。”葛洪《神仙傳》亦載孔子師事老子事。老者，奉行老子學說的人。
- 17 “佛者曰”三句：唐僧法琳《破邪論》引《清淨法行經》云：“佛遣三弟子震旦（即支那）教化：儒童菩薩，彼稱孔子；光淨菩薩，彼稱顏回；摩訶迦葉，彼稱老子。”《清淨法行經》係僧教徒所撰偽經。
- 18 為孔子者：信奉孔子學說的人。
- 19 誕：荒唐欺詐。自小：自卑。
- 20 “吾師亦嘗師之云爾”三句：孔門之人也說孔子曾向老子問禮，並用老子之言教曾參。見《禮記·曾子問》孔子適周，問禮於老子。事見《史記·老莊申韓列傳》及《孔子家語·觀周篇》。韓愈自己也曾說過：“聖人無常師，孔子師郯子、萇弘、

- 師襄、老聃。”(《師說》)舉，稱述；筆，書寫。
- 21 “不求其端”二句：不考察其原委。下文論述禮樂刑政的由來，駁斥老子還淳返樸的主張和佛教清淨寂滅的教義，即求端訊末。
- 22 “古之為民者四”二句：《春秋穀梁傳》成公元年：“古者有四民：有士民，有商民，有農民，有工民。”今加上僧、道，故稱之為六。
- 23 “古之教者”二句：古代只有先王之教即儒教一種，而現在儒、釋、道三教並存。
- 24 湮鬱：情志淤塞。
- 25 “聖人不死”四句：語見《莊子·胠篋》。
- 26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：其下當有“則失其所以為臣”句。
- 27 誅：責罰。
- 28 其法：指佛法。
- 29 而：同“爾”，汝。
- 30 清淨寂滅：指佛教教義。《俱舍論》卷十六：“諸身語意三種妙行，名身語意三種清淨，暫永遠離一切惡行煩惱垢，故名為清淨。”寂滅，即梵語涅槃，意謂本體寂靜，離一切諸相。《無量壽經》：“超出世間，深樂寂滅。”
- 31 “帝之與王”三句：意謂堯、舜、湯、文、武稱王，時代不同，名號各異，而有功德於人民則相同。他們所以有功德，在於能因時制宜，作者以此駁斥道家“太古無事”之說。
- 32 其事殊：他本作“其事雖殊”。
- 33 “今其言曰”二句：指《老子》主張的無為而治。
- 34 傳：此指《禮記》。
- 35 “古之欲明明德”十句：出自《禮記·大學》。
- 36 天常：即天倫。
- 37 “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”三句：《春秋》所記載的史實含有寓意，以中國為本位，嚴華夷之辨：凡中國諸侯用夷禮的，孔子就把它看成夷，而夷人能知慕中國風俗禮節的，則把它看成中國。《春秋公羊傳》多闡釋此意。夷，舊時中原諸夏對邊遠少數民族的通稱；中國，上古指中原地區的諸侯國，稱諸夏。
- 38 “經曰”三句：語見《論語·八佾》。邢昺《疏》：“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，中國雖偶無君，若周、召共和之年，而禮義不廢。”《論語》為七經（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《論語》）之一，故稱“經曰”。
- 39 “戎狄是膺”二句：見《詩經·魯頌·閟宮》。膺，抗擊。
- 40 “幾何”句：意謂這樣豈不是大家都要去做夷人嗎？
- 41 “郊焉而天神假”二句：祭天曰郊。假，讀作 gē，通“格”，降臨的意思。廟：此指祭祖廟。人鬼：即祖宗。
- 42 荀：荀卿。揚：揚雄。
- 43 由周公而上：指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。
- 44 由周公而下：指孔、孟。
- 45 長：此指流傳。
- 46 “不塞不流”二句：意謂如果不阻止佛老之道，那麼儒家的聖人之道不得流行。
- 47 人其人：意謂勒令宗教徒還俗，從事生產，盡人民所應盡的完糧、納稅、服役的義務。
- 48 廬其居：把寺觀廟宇改為民用的房屋廬舍。
- 49 道之：引導他們。道，同“導”；之，此指百姓，人民。
- 50 “鰥(guān)寡孤獨廢疾”句：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：“老而無妻曰鰥，老而無夫曰寡，老而無子曰獨，幼而無父曰孤。此四者，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，文王發政施仁，必先斯四者。”

【鑒賞】

《原道》是韓愈闡發社會政治倫理道德的論說文之一。主旨是排斥佛老思想，恢復儒家仁義道德的正統觀念。

文章首先從仁、義、道、德入手，指出老子的“道德”與韓愈倡導的儒家仁義道德在原則上的不同。接着轉入對古代思想史的考察：周朝衰微，孔子逝世，秦焚書坑儒，漢盛行黃老，佛教則風靡魏、晉、梁、隋之間。數代

以來，儒學不興。後人欲聽仁義道德之說，已無所得處。

針對這種情況，韓愈主張興儒學斥佛老。他認為佛老學說，給人們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，造成社會的不穩定；而儒家君君臣臣的規範則具有合理性，有利於維護社會結構的穩定。韓愈總結出提高個人修養和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感是社會穩定、天下太平的重要手段。所謂“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”，說的就是這個意思。

最後，韓愈肯定仁義道德的社會價值是：“以之為己，則順而祥；以之為人，則愛而公；以之為心，則和而平；以之為天下國家，無所處而不當。”並提出對待佛老的方式是：“人其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。”

本文論述過程一氣呵成，痛快淋漓。對佛老的批判，深入尖銳，有理有據。恰如柳宗元所評“猖狂恣睢”（《柳河東集》卷三十四）。

原毀

古之君子¹，其責己也重以周，其待人也輕以約²。重以周，故不怠；輕以約，故人樂為善。聞古之人有舜者，其為人也，仁義人也³；求其所以為舜者⁴，責於己曰：“彼，人也；予，人也。彼能是，而我乃不能是⁵！”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舜者，就其如舜者。聞古之人有周公者，其為人也，多才與藝人也⁶；求其所以為周公者，責於己曰：“彼，人也；予，人也。彼能是，而我乃不能是！”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周公者，就其如周公者。舜，大聖人也，後世無及焉；周公，大聖人也，後世無及焉。是人也，乃曰：“不如舜，不如周公，吾之病也。”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！其於人也，曰：“彼人也，能有是，是足為良人矣；能善是，是足為藝人矣。”取其一不責其二，即其新不究其舊⁷，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⁸。一善，易修也，一藝，易能也，其於人也，乃曰：“能有是，是亦足矣。”曰：“能善是，是亦足矣。”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！

今之君子則不然，其責人也詳，其待己也廉⁹。詳，故人難於為善；廉，故自取也少¹⁰。己未有善，曰：“我善是，是亦足矣。”己未有能，曰：“我能是，是亦足矣。”外以欺於人，內以欺於心，未少有得而止矣，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¹¹！其於人也，曰：“彼雖能

註釋

- 1 只辱於奴隸人之手：意思是只能在役夫手下受鞭打凌辱。奴隸人，這裏指牧馬駕車的役夫。
- 2 駢（pián）：並列，這裏是指與其他馬一起。槽枥（lì）：馬槽。
- 3 不以千里稱：不被認作千里馬。
- 4 一食：每吃一頓。或：也許。
- 5 食（sì）馬者：養馬的人。食，同“飼”，餵養。
- 6 才美：出色的才能。見：同“現”，表現出來。
- 7 且：或，也許。
- 8 策：馬鞭。用作驅趕。其道：指適應千里馬的方法。
- 9 執策而臨之：拿着馬鞭面對千里馬。
- 10 馬：特指千里馬。

【鑒賞】

本文是一篇寓意深刻的諷刺小品。前人評其曰：“起如風雨驟至，結如煙波浩渺。寥寥短章，變態無常。而庸耳俗目，一齊寫盡。”（清蔡鏞《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》）文章立意構思新穎獨特，設喻巧妙恰當。

第一段論述伯樂之於千里馬的重要性。接下來論述千里馬不易被發現的原因。最後，作者總結到飼馬者“策之不以其道，食之不能盡其材，鳴之而不能通其意”，這樣即使他面對着千里馬，也說天下沒有千里馬。那麼究竟是天下真沒有千里馬，還是人們並不瞭解千里馬呢？文中千里馬實喻傑出的人才，伯樂則喻善於發現人才的當權者。

本文雖以千里馬與伯樂為喻，感情色彩卻十分強烈。這與韓愈本人在仕途上的坎坷經歷息息相關，是內心鬱積的憤懣的外洩。

師說

古之學者必有師。師者，所以傳道、受業、解惑也¹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無惑²？惑而不從師，其為惑也，終不解矣。

生乎吾前，其聞道也，固先乎吾³，吾從而師之；生乎吾後，其聞道也，亦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。吾師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⁴？是故無貴無賤，無長無少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。

嗟乎！師道之不傳也久矣！欲人之無惑也難矣！古之聖人，其出人也遠矣⁵，猶且從師而問焉；今之眾人，其下聖人也亦遠矣⁶，而恥學於師。是故聖益聖，愚益愚。聖人之所以為聖，愚人之所以為愚，其皆出於此乎⁷！

愛其子，擇師而教之；於其身也，則恥師焉，惑矣。彼童子之師，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⁸，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。句讀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師焉，或不焉⁹，小學而大遺¹⁰，吾未見其明也。

巫醫樂師百工之人¹¹，不恥相師。士大夫之族¹²，曰師曰弟子云者，則群聚而笑之。問之，則曰：“彼與彼年相若也¹³，道相似也，位卑則足羞，官盛則近諛¹⁴。”嗚呼！師道之不復，可知矣！巫醫樂師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齒¹⁵，今其智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歟？

聖人無常師¹⁶。孔子師郯子、萇弘、師襄、老聃¹⁷。郯子之徒，其賢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則必有我師¹⁸。”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，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，如是而已。

李氏子蟠¹⁹，年十七，好古文，六藝經傳²⁰皆通習之，不拘於時²¹，學於余。余嘉其能行古道，作《師說》以貽之。

註釋

- 1 道：即儒家之道。受：同“授”。業：儒家的經典。惑：指道和業兩方面的疑難問題。
- 2 孰：誰。
- 3 聞道：懂得道。《論語·里仁》：“子曰：‘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’”
- 4 庸知：豈知。
- 5 出人：超出於一般人。
- 6 下聖人：低於聖人。
- 7 此：指“從師而問”和“恥學於師”的兩種態度。
- 8 句讀（dòu）：凡書文語意盡處，謂之句；語意未盡，而誦時須略作停頓處，謂之讀。讀，通“逗”。
- 9 不：同“否”。
- 10 小學而大遺：學了小的而丟棄了大的。
- 11 百工之人：泛指各種手工業者。
- 12 士大夫之族：指當時社會上層人士。
- 13 相若：相近。
- 14 “位卑”二句：意思是以位卑於己的人為

- 師，則有失身份，感到恥辱；以大官為師，則又有諛諛的嫌疑。
- 15 不齒：不屑與之同列。
- 16 常師：固定的老師。
- 17 郯（tán）子：春秋時郯國的國君，傳為古帝少皞氏之後。郯子朝魯，談及少皞氏時代以鳥名官的文獻，孔子從而學之。事見《左傳》昭公十七年。萇弘：周敬王時大夫。孔子至周，訪樂於萇弘。見《孔子家語·觀周》。師襄：魯國樂官，孔子曾從他學琴。
- 18 “三人行”二句：《論語·述而》：“子曰：‘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’”
- 19 李蟠（pán）：韓愈的弟子。
- 20 六藝經傳：六經的經文和傳文。六藝，即以六經為教材，所傳習的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六種技能。
- 21 不拘於時：指沒有受到時代恥於從師風氣的影響。

【鑒賞】

柳宗元《答韋中立論師道書》中說：“今之世，不聞有師；有輒嘩笑之，以為狂人。獨韓愈奮不顧流俗，犯笑侮，收召後學，作《師說》，因抗顏而為師。”韓愈敢於觸犯流俗，寫了這篇《師說》，在當時確實是冒天下之大不韙

的事情，而這篇文章對社會上恥為人師現象的批判，有極重要的現實意義。

文章首先正面論述從師的必要性。作者首先指出“古之學者必有師”，老師的作用是“傳道、授業、解惑”。既如此，“人非生而知之者”，就需要有老師來解決疑難問題。然而就老師而言，並無長幼貴賤之分，“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”。

接下來論述當時師道不存的情況。先以“古之聖人”與“今之眾人”對比，指出賢愚的差異在於是否從師。接着舉例說士大夫自己恥師，卻為其子延師，而老師之所傳又為句讀，並不是傳道、授業、解惑。所以造成“小學而大遺”的情況。最後，作者以“巫醫樂師百工之人，不恥相師”反襯士大夫之族不肯恢復師道，並以孔子師郯子、苴弘、師襄、老聃為例，進一步論述“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”。

文章最後，交代寫作此文的緣由，讚賞李蟠能衝破流俗學習前人的精神。

全文論述過程平易流暢。恰如劉熙載《藝概·文概》中所言：“說理論事，涉於遷就，便是本領不濟，看昌黎文老實說出緊要處，自使用巧騁奇者望之辟易。”可見，此文貌似平常，卻有十分強大的說服力，內中蘊含着一種磅礴的氣勢。

進學解

國子先生晨入太學¹，招諸生立館下²，誨之曰：“業精於勤荒於嬉，行成於思毀於隨³。方今聖賢相逢，治具畢張⁴。拔去凶邪⁵，登崇峻良⁶。佔小善者率以錄⁷，名一藝者無不庸⁸。爬羅剔抉⁹，刮垢磨光¹⁰。蓋有幸而獲選，孰云多而不揚？諸生業患不能精，無患有司之不明¹¹；行患不能成，無患有司之不公。”

言未既，有笑於列者曰：“先生欺余哉！弟子事先生，於茲有年矣。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，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；記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鉤其玄¹²；貪多務得，細大不捐¹³；焚膏油以繼晷，恆兀兀以窮年¹⁴。先生之於業，可謂勤矣。抵排異端，攘斥佛老¹⁵；補苴罅漏，張皇幽眇¹⁶；尋墜緒之茫茫，獨旁搜而遠紹¹⁷；障百川而東之，回狂瀾於既倒¹⁸。先生之於儒，可謂有勞矣。沉浸醲郁，含英咀華¹⁹。作為文章，其書滿家。上規姚姒，渾渾無涯²⁰，周詰殷盤，佶屈聲牙²¹，《春秋》謹嚴，《左氏》浮誇²²，《易》奇而

法，《詩》正而葩²³，下逮《莊》、《騷》，太史所錄，子雲、相如，同工異曲。先生之於文，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²⁴。少始知學，勇於敢為；長通於方，左右具宜²⁵。先生之於為人，可謂成矣。然而公不見信於人，私不見助於友。跋前疐後，動輒得咎²⁶。暫為御史，遂竄南夷。三年博士，冗不見治²⁷。命與仇謀，取敗幾時。冬暖而兒號寒，年豐而妻啼飢。頭童齒豁，竟死何裨²⁸？不知慮此，而反教人為？”

先生曰：“吁！子來前！夫大木為杗²⁹，細木為桷，榑櫨侏儒，椳闔居楔，各得其宜，施以成室者，匠氏之工也。玉札丹砂，赤箭青芝，牛溲馬勃，敗鼓之皮³⁰，俱收並蓄，待用無遺者，醫師之良也。登明選公，雜進巧拙，紆餘為妍，卓犖為傑，校短量長，惟器是適者，宰相之方也³¹。昔者孟軻好辯，孔道以明，轍環天下，卒老於行；荀卿守正，大論是弘，逃讒於楚，廢死蘭陵³²。是二儒者，吐辭為經，舉足為法，絕類離倫，優入聖域³³，其遇於世何如也？今先生學雖勤，而不繇其統；言雖多，而不要其中；文雖奇，而不濟於用；行雖修，而不顯於眾。猶且月費俸錢，歲靡廩粟³⁴。子不知耕，婦不知織。乘馬從徒，安坐而食。踵常途之促促³⁵，窺陳編以盜竊。然而聖主不加誅，宰臣不見斥，茲非其幸歟！動而得謗，名亦隨之，投閒置散，乃分之宜³⁶。若夫商財賄之有亡，計班資之崇庳³⁷，忘己量之所稱，指前人之瑕疵，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榼³⁸，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³⁹，欲進其稀苓也⁴⁰。”

註釋

- 1 國子：國子學。國子監是唐代設在京都的最高學府，下轄國子學、太學、四門學、律學、書學、算學和廣文館，各置博士教官。韓愈當時任國子學博士。
- 2 館：學舍。
- 3 業：學業。隨：因循隨俗。
- 4 治具：指法律政策。
- 5 拔去：除掉。
- 6 登崇：推重。岐良：德才兼備的人。
- 7 佔小善者：只有一點優點的人。率以錄：都已錄用。
- 8 庸：通“用”，任用。
- 9 爬羅：爬梳，搜羅。剔抉（jué）：剔除不好的，挑選好的。
- 10 刮垢磨光：刮去污垢，磨出光澤，指造就人才。

- 11 有司：主管官吏。
- 12 記事者：指史書類記事性著作。要：要點。纂言者：輯錄古人言論的理論性的著作。鈎：探索。玄：深奧的義理。
- 13 捐：棄。
- 14 晷（guǐ）：日影。兀兀（wù）：勞苦。窮年：一年到頭。
- 15 抵排：排斥。異端：此指儒家以外的其他學說。攘斥：排斥。佛老：佛教和道教。
- 16 補苴（jū）：彌補。罅（xià）漏：裂縫，缺點。幽眇：深奧隱微。
- 17 墜緒：中斷了的儒家道統。紹：繼承。
- 18 障：堵。東之：使百川向東流。
- 19 醴郁：這裏指內容醇厚的作品。咀（jǔ）：細嚼。
- 20 規：取法。姚姒（sì）：虞舜姓姚，夏禹姓

- 似。此指《尚書》中的《虞書》、《夏書》。渾渾：深厚博大的樣子。涯：極限。
- 21 周誥：指《尚書》中的《大誥》、《康誥》、《酒誥》、《召誥》、《洛誥》等篇。殷盤：指《尚書》中的《盤庚》篇，這裏借指商書。佶（jì）屈聲（áo）牙：文句艱澀生硬，讀起來不順口。佶，曲折；聲牙，拗口。
- 22 《春秋》謹嚴：《春秋》語言十分簡潔，用詞很講究，常常寓褒貶於一字之中，故稱謹嚴。《左氏》浮誇：《左氏》即《左傳》，因《左傳》比《春秋》記事詳盡，所以韓愈認為其文辭鋪張，不如《春秋》言簡意賅，故言“浮誇”。
- 23 《易》奇而法：《周易》作於西周末年，有着完整的思想體系，故稱奇妙而有法則。《詩》：《詩經》。正：雅正，即孔子所說的“思無邪”。葩（pā）：花，形容辭藻華麗。
- 24 闢（hōng）：宏大。中：指文章的內容。肆：恣肆。外：指文章的形式。
- 25 方：義方，舊指行事應該遵守的規矩法度。具：都。宜：適宜。
- 26 跋前踬後：跋，踐踏。踬，跌倒。語出《詩經·豳風·狼跋》：“狼跋其胡（領下的懸肉），載踬其尾。”意謂狼前進就踩着領下的懸肉，後退就被尾巴絆住，形容處境艱難。
- 27 冗不見（xiàn）治：指擔任的閒散官職，不能表現出政治才能。
- 28 頭童齒豁：頭髮禿了，牙齒脫落。裨：補益。
- 29 宋（máng）：屋樑。
- 30 桷（jué）：屋椽。榑（bó）：斗拱，即柱頂上承托樑的方木。侏儒：樑上的短柱。闥（wēi）：承門樞的門臼。闥（niè）：門中央所立的短木，用以阻住門扇。扂（diàn）：門栓。楔（xiè）：古代門兩旁所豎的長木柱。赤箭：天麻。青芝：即龍芝，是延年益壽的補藥。牛溲：車前草。馬勃：馬屁菌，可治惡瘡。敗鼓之皮：年久敗壞的鼓皮，可治蠱毒。
- 31 紆餘：婉轉。妍：美好。卓犖（luò）：超群出眾。方：治國之術。
- 32 “荀卿”四句：《史記·荀卿列傳》：“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為老師，齊尚修列大夫之缺，而荀卿三為祭酒焉。齊人或譏荀卿，荀卿乃適楚，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。春申君死而荀卿廢，因家蘭陵。”守正，遵循正道。
- 33 絕類離倫：指超出一般人。優入聖域：進入聖人的境地，綽綽有餘。
- 34 靡：耗費。廩（lǐn）：米倉。
- 35 促促：拘謹的樣子。
- 36 投閒置散，乃分（fèn）之宜：安置在閒散的職位上，是理所當然的。
- 37 班資：班次，指官位的品次。崇庠（bèi）：高低。
- 38 杙（yì）：小木橛。楹：柱。
- 39 嘗（zǐ）：詆毀。昌陽：即菖蒲，舊說久服可以長壽。
- 40 豨（xī）：豨莶，莖葉植物，利尿藥，作用與昌陽相反。

【鑒賞】

本文作於韓愈在長安任國子學博士期間。全文以問答方式綴結而成，同東方朔的《答客難》、揚雄的《解嘲》一脈相承，但又自出新意，藉勸勉學生刻苦學習抒發個人懷才不遇的憤懣。

第一段是國子先生勉勵諸生的話。大意是學業精於勤奮，荒於嬉戲；為人行事成於不斷思考，毀於隨隨便便。現在正是聖主賢臣勵精圖治，選拔人才的時候，諸生應努力修習“業”和“行”，以備入選，而不必擔心有司的不明和不公。

第二段是諸生對國子先生以上教誨提出的質疑。他們說：先生您為學勤奮，多年來精研六經和諸子百家之書，敘事文記其要略，論說文究其深義；您力排佛老，有功於儒道；您吸取諸家文章長處，寫作古文得心應手；您勇

於敢為，處事有成。但是您卻“公不見信於人，私不見助於友”，常常處在“跋前疐後，動輒得咎”的窘困狀態中。

接下來便藉諸生之口，描繪了韓愈一生坎坷曲折的經歷，敘說他的悲憤之情和不平之鳴：韓愈經四次進士試才及第，又三次在吏部調試未得官，他投靠方鎮過着幕僚的生活，直到三十五歲才得一四門博士的小官，不久任到監察御史，但同年冬即被貶為陽山縣令。三年後雖調回長安任博士，卻久困於讒言譏謗，始終不能施展懷抱。到寫作《進學解》時，他已“頭童齒豁”，沒有多少精力了。

第三段是國子先生回答諸生的話。大意是表達自己雖被閒置，但並不抱怨甚麼，而且以在寫作和教授古文上的成就而自豪。

《進學解》創造了許多今天常用的成語，如“貪多務得”、“細大不捐”、“含英咀華”、“佞屈聱牙”、“動輒得咎”等等，這是韓愈在古文運動中在語言方面作出的重要貢獻。

獲麟解

麟之為靈，昭昭也¹。詠於《詩》²，書於《春秋》³，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，雖婦人小子，皆知其為祥也。

然麟之為物，不畜於家，不恆有於天下。其為形也不類，非若馬、牛、犬、豕、豺、狼、麋、鹿然⁴。然則雖有麟，不可知其為麟也。角者，吾知其為牛；鬣者，吾知其為馬⁵；犬、豕、豺、狼、麋、鹿，吾知其為犬、豕、豺、狼、麋、鹿。惟麟也不可。不可知，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。雖然，麟之出，必有聖人在乎位，麟為聖人出也。聖人者，必知麟。麟之果不為不祥也⁶。

又曰：麟之所以為麟者，以德不以形。若麟之出不待聖人，則謂之不祥也亦宜。

註釋

1 麟：古之“四靈”之一。狀如鹿，牛尾，狼額，馬蹄，五彩腹。性情柔和。昭昭：明白。

2 詠於《詩》：《詩經》中有《周南·麟之趾》。

3 書於《春秋》：魯哀公十四年（前482）有“西狩獲麟”的記載。

4 麋（mí）：即駝鹿，又叫犴（hān）。

5 鬣（liè）：馬頸上的長毛。

6 果：確實。

中國古文鑒賞

編 著：李永田

責任編輯：譚 玉

封面設計：張 毅

出 版：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

<http://www.commercialpress.com.hk>

發 行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
印 刷：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新藝工業大廈3字樓G及H座

版 次：201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© 2010 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ISBN 978 962 07 4459 4

Printed in Hong Kong

版權所有，不准以任何方式，在世界任何地區，以中文或其他文字翻印、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。

4068-